

中文文言文組（高級組）優異獎

得獎學生：林保誠

就讀學校：中華基督教協和書院

閱讀書籍：宋詞選評

作者：楊義

出版社：三聯書店(香港)有限公司

首先要讚賞本書的選注及譯評。有很多看似簡單的字眼，以及一些地方名、古代器具、典故等本書也會落注釋。例如晏殊《清平樂》「鴻雁在雲魚在水，惆悵此情難寄」兩句看似平凡，注釋解說原來鴻雁是出自蘇武雁足傳書的故事，魚則出自古樂府《飲馬長城窟行》「呼兒烹鯉魚，中有尺素書」，意指書信（尺素）。多得注者體物細微，否則一般讀者很容易忽略某些詞中隱義。而且評者的分析有根有據，不會用很誇張的措辭來影響讀者，有時會引其他古人對該首詞的評論，令評論變得多角度，不會只有評者身為現代人的看法。

讀宋詞，能學寫文的音韻運用，令文章音義合一。由於宋詞是先有音樂，再填詞，字詞必須和音樂配合，用押韻或入聲字等，唱者方可表達詞曲的內在情感，令歌曲聲情協調，聽者回味不已。例如周邦彥的《六醜》，全首用入聲字收韻（擲、隔、翼、跡、幘、汐等），抒惜花傷春之感，歎他鄉漂泊之情。尤其「東園岑寂，漸朦朧暗碧。靜繞珍叢底，成歎息」兩句語氣抑鬱低沉，空靈寂寥，而且唱到朦朧兩字時，舌根要收入喉嚨，令到語意咽哽，唱者自然就會流露出黯然的神髓，聽者就算不明白詞中意義，都感覺到那股濃濃哀傷，整首詞都營造出孤絕的感覺。再以岳飛的《滿江紅》為例，押韻收束，入聲為主。配合短句，急促頓挫，鏗鏘有力。「怒髮衝冠，憑欄處、瀟瀟雨歇。抬望眼、仰天長嘯，壯懷激烈」讀來真是激烈非常。即使非韻腳也有用入聲字（髮、激、渴），令歌詞唱來有爆發力，帶出岳飛悲憤、剛烈的情緒。假若我能從宋詞中學懂對音韻的運用，寫散文小說也講究音韻，大概有助我表達情感，令文章讀起來音義合一，質素更上一層樓。

另外，由於小令較短，詞的內容亦短，用字必須精工巧妙，才能在有限的字數內表達無窮的意境。例如蔣捷的《虞美人》，此詞上闕爲賓，下闕爲主，以聽雨貫穿人生三個階段。全篇寫景只用了兩句，但卻暗示了作者不同階段的情況。上闕寫少年及壯年時期聽雨，用「紅燭昏羅帳」的豔象暗示少年得志，用雲低、斷雁、西風的衰象暗示中年衰落。下闕集中寫老年聽雨，突出作者鬢髮已白，久經憂患，早已看破世事，對悲歡離合無動於衷。以少年反襯、中年陪襯，突出老年說不出的悲涼。僅用五十六個字，就橫跨三個時空，由輕狂至衰竭，由衰竭至頹然，其藝術表現簡潔濃縮。又有李清照在《如夢令》中的名句「知否，知否？應是綠肥紅瘦」，綠肥紅瘦一詞新鮮奇特，對比強烈，又有擬人、借代成份，就如同「人比黃花瘦」一句，李清照運用文字的技巧可見一斑，教人拍案。再說周邦彥，在滿庭芳的開首「風老鶯雛，雨肥梅子」對仗工整，老字與肥字皆形容詞作動詞活用，生動得意。宋詞作品少虛詞，用字啜核華麗，營造「楊柳岸曉風殘月」等深遠的意景，故得以傳誦千古。如此文

字，大概要年復年、日復日地讀詩詞歌賦，飽腹文言，才能寫得出來。我盼望自己也能養成習慣，多讀古文，感受中文字奧妙無窮。

最後想特別談論辛棄疾的《青玉案》。我並沒有特別偏愛某詞人，惟獨這首詞寫得與別不同。《青玉案》全首寫描寫元宵節的繁華鬧市景色，絢麗炫目，喜氣盈盈，最後筆鋒一轉，「眾裡尋他千百度，驀然回首，那人卻在，燈火闌珊處」，一語道破，原來前面所有鋪敘，都是爲了反襯結尾的「那人」，間接描寫用得非常徹底，一切盡在不言中，類似電影常用的對比鏡頭：男主角一臉頹氣，在喧鬧的長街獨行，顯得格格不入，彷彿隔世。有人說這個人代表著作者的高潔品格，但我認爲此說法不能配合前面的文意，有失意境。我認爲此詞的主旨，是表達原來人勞碌一生，追求各種名利，但最重要的，例如愛人、親人，就在眼前，只是被浮華蒙蔽而未能察覺。細數其他宋詞，很少有這種結尾，完全推翻前面鋪敘，即使有，都是同出辛棄疾之手的《破陣子》，結尾「可憐白髮生」

一句否定前面所有年輕時的威風事蹟，感慨人始終敵不過時間。宋詞中，這兩首可謂別樹一格。

李清照認為詩詞之別，在於「詩文分平側，而歌詞分五音，又分五聲，又分六律，又分清濁輕重」，因此她眼中有很多詞人都不合格，因為他們以詩入詞，將詞寫得太似詩，忽略了詞和音樂兩者不可分割的關係。誠然，她有其道理。可惜，詞的曲早已失傳，現代人看宋詞，其實亦只能當作詩般欣賞。單論文學價值，宋詞絕不低，有些甚至寫得比詩更出色，所以對現代人學中文仍有其價值。

最後，談宋詞，又不得不感慨粵語的衰亡。粵語承自古代漢語，保留了中古音，讀宋詞，以至其他古文，都要用粵語才不會音義離散，尤其是入聲令情感表達豐富，並賦予句子節奏感。以現代漢語讀宋詞，《滿江紅》會即時變得平腔悶調，神韻皆亡。最近李克強總理提倡恢復以繁體字教學古文，才能學懂文字的深層意思，其實讀古文又何嘗不是要用粵語，才能

感受聲韻的奇妙？希望粵語能夠得以傳承。